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繫辭下

性不睢州古湯之斌

益人吉水李振裕

同較

繁昌

丁德明監梓



義曰此十翼之中第七翼也然按上繫下繫之說
先儒議者多矣何氏則曰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
極下篇明幾故曰知幾其神或曰上篇論易之大
理下篇論易之小理皆失之蓋以簡編重大故分
為上繫下繫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義曰自此已下至禁民為非曰義為一章言伏羲

周易口義 卷下
始畫八卦取天地水火山澤風雷之象畫爲乾坤
艮巽震離坎兌之卦八卦旣成列而天地萬物之
象莫不在於八卦之中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義曰夫伏羲始畫八卦以盡天地水火風雷山澤
之象然於萬物之情萬事之理在伏羲之時世質
民淳情僞未遷利害未作雖八卦之設三畫可以
盡人事之宜迨乎後世民欲叢生巧妄交作則八
卦不能盡吉凶之變文王囚於羑里極天地之淵
蘊明人事之終始是以取伏羲所畫之八卦因其

數而重爲六十四卦分爲三百八十四爻以盡天
地之賾人事之理有得有失有吉有凶有應有不
應有正有邪有利有害盡在此卦爻之中然則爻
者效也使後世之人效而法之故卦爻之中有情
僞之理有是非之道有變通之常有動靜之事有
剛柔之限凡人觀其爻則知其效法此象而行事
也然重卦之說先儒議者多矣或曰伏羲所重或
曰神農所重或曰夏禹所重皆失之蓋見下文包
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爲網罟蓋取諸離神農
氏作斲木爲耜楛木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

取諸益又因尚書之文有洛書錫禹之言故有此說殊不知繫辭是仲尼所作蓋仲尼因其聖人制立器用以取合於聖人之卦以其結繩爲網罟蓋合德於離卦取其有附麗之義因其耒耜有益於人蓋合德於益卦以其有相資益之義先儒不究原本故疑而有此說也且六十四卦既是伏羲神農所重則文王何心哉不然何以仲尼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且伏羲之時又非中古神農之時又非憂患推此以言文王重卦之心又可見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義曰剛者陽也柔者陰也夫六十四卦之中卦有六爻陽爲剛陰爲柔陽主其生陰主其殺故剛柔之位則有變有通有動有靜故事之久靜則動物之久動則靜動靜之道則有變有通是故聖人因其剛柔二氣互相推盪於六爻之間然後成其生養之道也故上繫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是也然則不言陰陽相推而止言剛柔者蓋陰陽者天地之氣剛柔者是陰陽之體言剛柔則陰陽之功可見矣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義曰言聖人既因剛柔二氣互相推盪而爲生成之道又恐後世之人難曉故於諸卦諸爻之下各繫屬其文辭以明得失之道吉凶之變情僞之端萬事之理使人觀其得則可以知其失趨其吉則可以明其凶逆順之道動靜之理在所命之辭皆可見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義曰夫六十四卦有六爻有吉有凶有悔有吝皆由爻位之動者也若動而合於理則爲吉動而昧

於道則爲凶有事之微小可以追悔者有事之萌兆可以鄙吝者皆繫在於卦爻之變動也是故聖人因卦爻之變動明人事之大體推其情僞之端明其得失之迹使人觀之不失於動靜之道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

義曰言伏羲始畫八卦始窮變於天地陰陽之理以成剛柔之道以爲萬事之大本以成天下之大法天下之人皆本此以爲法則也故六十四卦之所本君臣父子之所法皆由此剛柔之象爲之根本者也至如剛定體爲乾柔定體爲坤陽卦兩陰

而一陽陰卦兩陽而一陰是立其卦本而不遺也
變通者趣時者也

義曰凡六十四卦卦有六爻一卦之體象其一時
一爻之義象其一人六爻之道上下相應而成變
通所以趣就一時者也至如屯之卦言天下屯難
之時故其卦體以象其屯故初六居卦之始當屯
難之時而磐桓利居正利建侯以蘇息天下之人
至於六二言女子貞不字言女子守正應於九五
雖爲初九九六寇難然專應於五不改其節至於
六四乘馬班如退守其正待時而行如此之類是

皆一卦則言其一時其諸爻各言其一人以趣就
其時也然則君子之人凡所動作必從其時不失
其中故中庸曰君子而時中是言君子之人動作
之間皆從其時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義曰貞者正也夫有動者則未免乎累殉吉者則
未免乎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唯貞
勝者故六十四卦之內人事之端情僞之作吉凶
之驗无不備載於其間若爻位之吉又能行其大
正之道則其事愈吉若居爻位之凶而能行大正

之道則其事不至於凶惟是真正之道則能勝於凶吉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義曰觀者爲天下之所仰觀則謂之觀夫天本在上地本在下天地之性本不相得及夫天以純陽之氣降於下地以純陰之氣騰於上二氣上下交相通感然後以成生長之道是天地之道生成之理皆本正一故爲物之仰觀者也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義曰夫日爲陽德月爲陰精運行四時晝夜不息

者日月之明也然而往來不停照臨下土不混其光者蓋各得貞一而明有所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義曰夫少者多之所貴寡者衆之所宗故天下之情僞人事之動靜皆歸一而後可正也然則天下之廣周於萬里人心至衆萬孔千狀執一何由而治哉蓋萬化一術也天下一統也若以至正之道純一之德而治之則天下自然而治矣若不以純一之德而治之則天下自然而睽乖矣故王輔嗣嘗曰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

制動制動者貞夫一者也是天下之動必由寡之所治貞其一而已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義曰此又言天得一之道也確者則謂剛健者也夫乾以剛健之德運行不息生成萬物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之故也故无爲而物成不言而時化是示人易也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義曰隤然則謂柔順者也此言地之得一也夫坤之道以柔順之德承天之氣生成萬物不煩而物

成不勞而物遂者亦由其得一故也故不須經營而萬品自化是示人簡也若乾不得專一之道或有隤然則不能示人易矣若坤不得專一之道或有確然則不能示人簡矣且以乾坤之道生成之理確然隤然示人簡易況爲天下之君者哉夫尊爲聖人必法此乾之剛健之德生成天下不至於煩勞則天下從而治矣夫爲人臣者必法此坤之柔順之德承君之命行君之事則天下不勞而治矣若爲君爲臣能法簡易之道則天下國家可正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

義曰夫六十四卦分三百八十四爻有動有靜有邪有正有凶有吉有是有非故通變之道皆在諸爻之中爲人之所效法也故所謂爻者效物之變動者也

象也者像此者也

義曰夫六十四卦之象皆法於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也如乾以天爲象坤以地爲象艮以山爲象坎以水爲象如此之類是皆象其卦之所本之像也注所謂象此物之形狀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義曰夫六十四卦之象三百八十四爻爻象之間有正有不正有應有不應有善有不善有吉有不吉若爻象之發動於一卦之內則吉凶之事顯見於一卦之外也

功業見乎變

義曰言聖人用此大易之道觀其卦爻之變動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推而求之以立成天下之功業以通天下之心志

聖人之情見乎辭

義曰辭者則爻象之辭也夫六十四卦之中有情
僞之端得失之理其吉凶悔吝皆在爻辭之間欲
知聖人設卦之情意者觀其爻象之辭則可見矣
至如乾之初九言潛龍勿用則聖人勿用之情可
知矣比卦上六曰比之无首凶則聖人无首之情
可見矣如此之類皆在爻辭間可見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

義曰夫天地之大德者惟是陰陽二氣上下相交
生成萬物周而復始无有限極故其德常大若生
之不常運之有極則所生之道不廣也

人之大寶曰位

義曰寶者愛也位者所守之位也夫聖人之大寶
者惟在其位然則聖人之大寶何以在乎位蓋聖
人之有才德若无其位則其功不能及於天下若
有其至尊至寶之位則其功可以及於天下无有
遠近皆被其澤皆被其功德也是故聖人重德行
道於民故大寶其位也

何以守位曰仁

義曰言聖人既有才德又能大寶其位何以守其
位哉必須法天元之德以仁愛之道生成於天下

使天下之人皆被已之仁德然後父子有禮上下相親也

何以聚人曰財

義曰夫聖人何以萃聚於人哉必曰財而已財者使衣食豐足用度常備仰有所奉俯有所畜則天下有戴君之心若其衣食不足用度不備則不能萃於天下之民是故古之聖人修其水火金木土五行之事正德利用厚生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如是則父子兄弟遞相親睦矣至於爲農者勤於耕爲商者勤於貨爲工者勤於器如此之類則可

以保六親六親既相保則親族內外自相親愛如是是聚人曰財也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義曰言聖人既能守位以仁又能聚人以財使天下父子各有所養各得其所然而貨財之道必主於均平使多者不得積其私少者皆得盡其養又須與正其辭爲之節制以禁民之有非僻者使皆合於義而得其宜矣然則所謂義者蓋裁制合宜之謂義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義曰自此已下至蓋取諸夫爲一章言包犧氏以
聖人之才德以王天下爲天下之主然於上古洪
荒之世典章法度未立而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既觀察天地之象又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以畫成其八卦也然則上既言觀法於
地下又言與地之宜既言觀鳥獸之文下又言遠
取諸物者何哉蓋上文言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者蓋是伏羲始觀象之初也此又言鳥獸
之文者蓋東方之宿則爲蒼龍南方之宿則爲朱

鳥西方之宿則爲白虎北方之宿則爲龜蛇如此
之類是伏羲仰觀天之垂象之宿鳥獸之文又觀
其地之動植山川丘陵之象萬物所生之宜既觀
天之垂象之文又觀地之所生之宜然後近取諸
身者至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艮爲手又近取
人之一身其有思慮口鼻之屬如此之類是近取
諸身也既近取諸身又遠取諸萬物之象若乾爲
龍坤爲馬山澤風雷之類是也

於是始作八卦

義曰作者起也言伏羲因此天地萬物之象然後

興起八卦以象動植之宜也天賦萬物之衆然以
以通神明之德

義曰神明卽謂天地之道陰陽之運變通不測之
宜吉凶未兆之事如此之類則謂之神明是八卦
通此神明之德也

以類萬物之情

義曰夫萬物之情狀至繁至衆故不可得而知之
也聖人作此八卦取其天地水火山澤風雷之象
以類聚萬品之情僞皆可見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

義曰網罟者取魚獸之物也言伏羲旣畫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至天地之始終人
事之淵蘊无不畢備於其間然而於人事之間未
有所食之物是故伏羲又結繩以爲網罟以佃以
漁使人取其魚獸以爲所養

蓋取諸離

義曰蓋者疑之之辭也離者麗也言山之高而禽
鳥麗之水之深而魚鼈麗之然則山之高水之深
而人莫能及之而聖人創立其事結繩而爲網罟
使人用之雖禽鳥居山之高魚鼈居水之深皆得

而取之是使人麗而用之也然謂之蓋者卽疑之辭也言聖人創立其事不必觀此卦而成之蓋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於此之卦象也非準擬此卦然後成之故曰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楛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義曰言包犧氏既沒之後又有神農氏以聖人之才興起於世以其人既得其網罟以佃以漁然而未有飲食之道神農氏是以樸斲其木以爲之耜耜者薄五寸其首有華觜以爲耕作之用又採其

曲木其曲有鉤以爲之耒耒耨之利以教於天下之人使四時耕作之種其禾黍之利以爲飲食之養蓋取諸益益者取其有益於人爲萬世之利也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義曰言於日中爲其市以貿遷於貨財以萃聚於天下之人使皆貿易之相交民之无者從而有之民之有者從而散施之既貨財交易貿遷有无天下之民各得其所各得其宜故曰市也然必取於日中者蓋日之早而遠者必不能及若日之晚而

又失其時必於日中之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
及矣故於日中爲市也然則蓋取噬嗑者以其噬
嗑之卦上體是離下體是震震動於下離明於上
是下動而上明聚之則爲之市也又頤中有物曰
噬嗑凡頤中有剛梗之物必嚙而去之也然後得
其通而物有所合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

義曰夫法之久則必弊弊則物有所不通法旣不
通則人情多至怠惰而有厭倦之心是故神農旣
沒之後復有黃帝以聖人之才德繼世而興起能

通人事之理以其伏羲旣結繩而爲網罟而斲木
爲耜楸木爲耒又聚天下之民財以交易之爲之
市然事之久必有其弊壞故黃帝能通其變化而
裁之引而伸之隨其物之變通因其時而更造之
以爲萬世之法使民宜之皆得其利用民旣得其
利用則无怠倦之心也而更故天子演習下以入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義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言天下之民旣得其
利用則不知聖人之制作所以然而然也旣不知
所以然而然則所作爲用皆得其宜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其宜也

義曰言黃帝既能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如此者蓋得大易通變之道也夫大易之道窮極而復變變極而必通天地生成之道人事終始之理无有限極周而復始无有窮際可以永久爲萬世通行之法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義曰言黃帝之法如此爲萬世入行之道則自天而下至於鬼神皆祐助之在鬼神尚且祐助況於天下之人乎鬼神人民旣以祐助則盡善盡美之

功所往之處何所不利哉故引易文而證之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義曰自此已下凡有九事皆黃帝堯舜因象而立制也夫上古之時世質民淳民皆敦樸則上如槁枝下如野鹿則上下自然而正矣迨黃帝堯舜之世垂衣裳而天下治以其乾有剛陽之德在於上故爲尊坤有柔陰之德在於下故爲卑爰作衣裳以分尊卑上下貴賤之等此蓋取乾坤之象也然則黃帝堯舜連言之者蓋衣裳之起始於黃帝成於堯舜之時故以黃帝堯舜而通言之也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義曰剡者謂剡木之中虛其中以為舟也以濟於水使人乘載之以濟不通免其沉溺之患也剡木為楫者又剡削其木以為舟之用也凡人有川險之深而不可以涉之而黃帝能剡木之中為舟又剡削其木為楫以濟川險之患使人乘之皆得以濟致遠之處皆得以利蓋取諸渙者蓋渙之卦上巽下坎巽為木坎為水故其彖辭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是言巽木為舟有涉川之象也又

曰渙者散也能散釋其民難令為舟以濟於天下使人免其沉覆之患故此亦得變通之一端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義曰夫物之重者人力不能及之地之遠者人力不能至之是故聖人服習其牛調習其馬使重者得以及之遠者得以至之然則牛馬本无知之物而聖人能馴服之使其至重之物亦得以行之至遠之地亦得以至之重者引之遠者利之天下之人皆得其利蓋取諸隨也然則隨者是動作必隨於人以之遠則亦隨於人以之近則亦隨於人是

周易口義 卷下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義曰夫治平之世不能无姦軌之人是故聖人用其兩木相擊昏夜之間擊其聲以爲之警備使其姦人暴客不能踰越也然而必取諸豫者蓋豫者樂也按豫卦雷出地奮豫言雷自地奮出以發生萬物物既生各遂其安故曰豫樂也此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云蓋取諸豫者蓋言凡人居治平之時外既有警備則姦人不能犯姦人既不能犯則在內者自然安矣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義曰言聖人既能教民以粒食五穀然又不能精治其五穀以爲飲食之養是故後世聖人復斷其木爲杵又掘其地爲臼以其臼杵之利以精治其五穀夫既精治其五穀則天下之萬民皆得以濟故取諸小過焉然則必取小過者蓋小過之卦聖賢之人過爲其事以矯過於人今此杵臼而取小過者蓋聖人既教人粒食以自養又教人精治其五穀是小有過爲其事故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義曰夫治平之世不能无姦暴之人堯舜之代不
能无逆命之人是故聖人雖立刑罰之事以懲戒
之然其間亦有不庭不軌之人非刑罰之威可以
懲也是故復以弦繫於木上以爲弧弧者卽弓也
旣以弦於木爲弓又剡削其木取其矯厲故爲矢
以中於人弧矢旣成以威中於不庭不軌之人威
旣中於不庭不軌之人則天下之姦暴者皆畏而
懼矣然蓋取諸睽者蓋睽者離也言人心之乖離
者必用弧矢以威之至如蠻夷之人當奉於中國

反抗衡於中國有離叛之心又如諸侯當尊奉於
王者今不能貢賦反有倍於王者之心又如姦猾
之俗不能歸奉於上反有離二之心如此之人聖
人因其有睽離之心故制弧矢以威服之故云蓋
取諸睽也然則弧矢柝曰服牛乘馬舟楫皆云利
者此蓋器物有益於人故稱利也然重門擊柝不
言所利者蓋擊柝之事止以禦暴客是亦利之異
名也垂衣裳不言利此亦隨便立義故云天下治
治亦利也此皆義便而言故不可一例取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於天

義曰夫上古之時未有宮室當此之時人但冬則居營窟夏則居層巢人既安居然於風雨之時无可禦止是故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隆其棟下爲之宇以待風雨有所棲止故取諸大壯也然必取諸大壯者以其制度宏壯有便於人故取大壯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義曰夫上古之時凡人之死不能蔽蔭其尸但厚衣之以薪及葬之中野之間又不能封土爲墳是不封也又不能種樹爲別是不樹也及其哀戚又無時而止但哭除則止喪之期制又無其日月之限是無數也其於死者知耶不知耶是故後世聖人以木合爲之棺槨以蔭庇其尸又封其土以爲之墳又種其樹以爲之別又立五服之制三年之喪使其哀戚有時者也然則蓋取諸大過者原大過之卦是聖人大有所爲過越常分以拯救天下則爲之大過今此人之死不能蔽蔭其尸而取此大過者何也蓋聖人重人之生孝子哀戚之情以

其人之生必有其死蓋死者是人之終人之既終
孝子之大事重其死者人之大事故過爲棺槨以
蔭庇其尸又封土以爲之墳種樹以爲之別立其
五服之制又立饗祀之禮其事過越至大故取諸
大過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

義曰夫上古之時世質民淳情僞未遷凡人有事
必結其繩而取信若有大事則結之以大繩若有
小事則結之以小繩迨及後世情僞已遷利害漸

作巧詐萬狀不可以救正之是故後世聖人易之
以文書成之以契券文書所以取其信驗契券所
以取其要約文書既立契券既明則百官之事皆
得其治萬民之情皆得以察然而蓋取諸夬者蓋
夬者決也能明決其事驗人之情僞以決斷之自
此而後民之利病事之姦詐不可以隱也

是故易者象也

義曰自此已下至小人之道爲一章夫大易之道
皆本諸萬物之形象而成至如乾爲龍坤爲馬艮
爲山兌爲澤如此之類皆是本於物象也

象也者像也

義曰言聖人立六十四卦之象皆因其物像而名也至如兼山艮麗澤兌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如此之類皆是本諸象也

彖者材也

義曰彖者卽六十四卦下彖辭也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此類皆聖人設其彖辭以象一卦之材德而成之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義曰夫六十四卦一卦則象其一時一爻則象其一人然而爻有變動位有得失變而合於道者爲得動而乖於理者爲失人事之情僞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動使人效法之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義曰夫六十四卦之爻有得位有失位者有凶有吉者皆繫於爻之動靜也若動得其道則吉動失其道則凶然動靜之間有可追悔者有可鄙吝者若能慎於動靜則凶害不生矣若不能慎於動靜則凶咎著焉是吉凶悔吝著見於外皆繫於爻之變動也故上文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陽卦多陰
義曰陽者卽剛也陰者卽柔也夫八卦之設有純陽之卦有純陰之卦有二卦有一卦有二陰者至如坎之一卦上下二陰而一陽在其中矣艮之一卦一陽在上而二陰在其下矣震之一卦二陰在上而一陽在其下矣是陽卦多陰也

陰卦多陽

義曰夫八卦之中有陰卦而多陽者至如離之卦二陽在外一陰在內矣兌之一卦一陰在上而二陽在下矣巽之一卦二陽在上而一陰在下是陰

卦多陽也

其故何也

義曰此是孔子疑問之辭也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果如何多也

陽卦奇陰卦偶

義曰此是孔子復陳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各有本末也言陽卦所以多陰者蓋陽卦純一故多奇也陰卦多陽者蓋陰卦純二故多偶也是故聖人因其奇偶之數所以如此也

其德行何也

周易曰義
義曰此孔子又發問之辭言陽卦所以多奇陰卦所以多偶其於德行果如何哉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

義曰此是孔子又自釋陽卦奇陰卦偶之所由也言陽之卦是君陰之卦是民一陽在上則衆陰歸之一君在上則二民歸之猶天下一統衆歸於一主則成邦國之道是至治之本此是君子之道者也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義曰言陰者是小人之象也夫二陰在上而一陽歸之是由二君在上而在下之人无所的從在下之人既无所的從則天下不能統一如此則乖邦國之道是致亂之本此是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義曰自此已下至德之盛也爲一段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此是咸卦九四之爻辭凡易卦中有義理深遠卦爻之內未能盡其義者孔子特引於此而明之言天地之道生成之理不能感於物蓋物自然而成感之聖人之道亦不求感於人蓋但任仁義之道以行於世則天下之人自然而歸之今

九四以陽居陰位是不正也當咸感之時以不正之身不能任以仁義之道以感於人反自思慮其朋以求所感故所感之道不廣但其憧憧然朋從爾思之惟是己之朋黨者則感之也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義曰此孔子自釋九四之辭言天下之大萬宇之廣爲感之道聖人未嘗思之但任其仁義之道以感於天下則天下雖廣而人自感悅而隨之故云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

義曰言人之百慮雖然煩多及其歸也終歸於一致也

天下何思何慮

義曰此重言之者言聖人凡有天下之衆爲感之道不在思慮以感於人如是則所感之道至廣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義曰此已下又明天地之道陰陽之端人事之理萬物之情亦自然而然也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之道互相推盪於天地之間而晝夜之道自然明矣然則日月之道不求照耀於人而天

周易口義 繫辭下 下之人物自然感日月之照臨也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義曰夫天地之道晝則爲陽夜則爲陰以陰陽之道互相推盪而成寒暑寒暑之道互相推盪而成歲功然則寒暑之道非自求成其歲功蓋歲功自然而隨於寒暑也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義曰此一節又明萬事之理亦皆本於自然而然也屈者去也信者進也往者既去來者求進屈信之間而利害生焉是利害自然而生於屈信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義曰夫尺蠖之屈雖一本於天賦然而凡於動靜之間非自樂也蓋所以求其信也龍蛇之蟄潛其所處蓋所以求其安身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義曰夫人得天性之自然稟五常之至正然而有服君子之事者有服小人之事者何也蓋曰操心積慮學而致諸善不學而致諸不善也惟是聖人得天地之全性凡所動作精思遠慮以合於義以通神妙及發於外也可以措天下之用與天下之

利也至如網罟取諸離書契取諸夬宮室取諸大
壯凡百所爲之事有利用於民者皆由聖人精義
入神然後能也善不學而楚滿不善也雖是聖人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小人亦事皆所出蓋曰器必
義曰言聖人既能精義入神以致天下之用又能
宴樂以安其神飲食以養其體居富貴而不自充
拙在貧賤而不自隕獲如此則安於身而崇大其
德業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義曰言聖人舍其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

崇德舍此二道而往則雖聖人亦不能知之也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義曰言聖人既能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如是則可
以窮極鬼神之情狀通曉變化之終始此是德之
至盛者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義曰此是困卦六三之辭也言六三之爻以陰居
陽位是不正也在下卦之上是不中也夫君子之
人凡欲求進必須俟其時今此六三居困之時其
性動而欲上進是故爲九四之所止故困於石也

既上不能進復退其居又下乘九二之剛故曰據於蒺藜上既无所進下既无所適是猶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之道也夫妻者至親之人亦不可得而見之況於他人乎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其宮不見其妻凶
義曰此已下是孔子之辭言此六三所以困於石者非是所困而困焉蓋六三居困之時躁而求進為九四之所止然君子之名必求榮今為九四所困是其名必辱也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義曰夫君子之人進必以道動必合義不惟澤天下之人又且先安其身而不陷於過惡也今六三既下乘九二之剛為九二之所據為九四之所止是必不能安全其身而身必自至於危厲也

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義曰言六三既非所困而困非所據而據既辱且危是不知死期將至也既死期將至雖屬至親之人必不可得而見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義曰此是解卦上九之辭也隼者貪殘之禽也墉

者墻也言解難之時而六三以陰柔不正之身居於下卦之上是不正之小人也夫居解之時而以小人居君子之位是猶貪殘之禽居於墉墻之上必爲人之所射而獲之既射而獲之則何所不利哉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

義曰夫弓矢之事皆是威天下之器除天下之害者也今君子之人欲去貪殘之禽必以弓矢而射去之然後可也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義曰言君子之人凡去小人必須有其才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然後可以有所施爲有所動作也若無才德無時位欲去非類之人必自取敗亾之道是故君子之人必當藏畜其器韜光其業於身待其時而動之則所往必有所獲也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義曰括者結也夫君子之人凡能畜積其德韜藏其器則無有括結凝滯之事如是則沛然莫之能禦也以至凡有所施爲有所動作必有所獲所在必有所成功是語成其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義曰此已下又言小人之道也夫小人之性不常

亦不知仁義不知廉耻不以刑法威之則不畏不

義是故古者聖人設其鞭朴之事刑法之威者蓋

為小人不耻不仁所以設之使知畏而為義也

不見利不勸

義曰言小人之性專在於利凡事不見其利則不

知有所勸勉也是故聖人立為廛市使得交相貿

易立農桑使得互相耕養而有所勸也

不威不懲

義曰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

无傷而弗去也但恣縱其心而放僻邪侈之事无

不至矣若不以刑而懲之則不知懲戒者也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義曰言君子之人既以刑懲於小人亦非君子之

素心也蓋為小人不耻之故也然雖小有所懲而

若能戒懼不為大惡此亦小人之福也

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義曰此是噬嗑初九之爻辭也夫噬嗑之卦是先

王用刑以去剛梗之俗今此初九居卦之初是受

刑之始也然居受刑之始其罪未至大其惡未甚
著故但屢校其足滅沒其趾而能改之所以无咎
今此小人若小懲而能戒慎之則其罪亦不至於
大此是小人之福故引此噬嗑之初九而證之故
曰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義曰言凡人若能積小善以至於大善積之不已
以至著見於外則可以成萬世之名也若小善不
積則不能以成其名也若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
及小惡積之已久反成大惡及其著見於外不惟

受戮亦致滅沒其身也

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

義曰夫小人之性以小善不能益於身是以因因
循循至於老耄不能脩飾而不爲以致喪身取咎
自取滅亾之道也

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

義曰言小人以惡爲无傷積小惡以至大惡從微
至著日復一日不能悔改而弗去以至惡大罪深
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義曰言小人既不能積其小善反自爲其小惡小惡之積久而不已及夫惡大而彰顯於外不能以掩閉罪大而及於身不可以解脫如是則滅身受戮也宜矣

易曰何校滅耳凶

義曰此是噬嗑上九爻辭也言初九居受刑之始而屢校其足其罪亦未甚大至此上九居受刑之終不能悛改其惡但以小惡爲无傷以至惡積罪深而身受戮滅沒其耳何校其首此是大凶之道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義曰夫君子之人所以危者蓋由安然居位恃其泰不爲之備恃其安不知其亂以至泰久必否安久必亂所以致其不安而社稷之危也若能居安慮危居治思亂然後可以保其位而不失也
凶者保其存者也

義曰夫人之所以凶者蓋由恃其安不思其危恃其存不思其凶任其放僻邪侈之事所以致其身之危凶基業之隕墜也若能常自戒思遠慮不爲奢侈之行則可以保其存而不凶也

亂者有其治者也

義曰言人居安平之時但恃其天下之治不能思

慮存亾之機不能憂恤天下之人恣其驕盈之志

不知亂之所生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義曰言君子之人若能居於安平之時常自戒慎

恐有傾危之事則可以獲吉也

存而不忘亾

義曰言居平易之時能常思其危亾之事所以保

其存而不忘亾也

治而不忘亂

義曰言居治平之時當自恐懼修省鑒其前車之

覆則无禍亂之事也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義曰言君子之人既能安而不忘其危存而不忘

其亾治而不忘其亂夫如是其身可以安其國家

社稷可以永保也

易曰其亾其亾繫于包桑

義曰此是否卦九五之爻辭也言當否塞之時小

人在下皆失其道獨九五能休去天下之否常思

其社稷之危亾言我其亾乎我其亾乎是猶繫其社稷於苞桑之上者也桑者卽是其根深固而不拔苞者卽是叢生之類言九五旣居否塞之時能休去天下之否常自思慮戒懼是猶繫其社稷於苞桑之上而其根深固不可以拔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

人君道交而不欲其位

義曰夫居君子之位必有才有德然後可以居也若才之薄德之寡而居於尊貴之位必不可也知小而謀大

義曰言人之才知之小反欲謀國家之大事是必

不可也然居幽闇之時尚不免其誅戮而况居於明盛之時其有不受君之誅戮者鮮矣是小知者不可謀國家之大事也

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義曰夫小力之才必當任其輕小之用若任以國家之重器其勝任者亦鮮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義曰此是鼎卦九四之爻辭言九四以陽居陰位是不正也夫以不正之身居於大臣之位而才力之不勝其職是猶鼎之折足而傾覆公家之美實

而又且汚染其鼎也然則君子之人凡居高位必須有其才有其德然後可以稱國家之大任也若無才無德而居大位是猶鼎之九四以不才之身而居國家之重位而傾覆公家之美實敗壞國家之綱紀是大凶之道也如此之人所謂不勝其任也然則謂之言不勝其任者此是孔子引此鼎卦之辭以釋德薄位尊知小謀大力小任重之人故以此爻而結言之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義曰此一節是孔子釋豫卦六三之辭子曰知幾其神乎者幾者是有理未形之謂也神者妙微無方之謂也夫君子之人有先幾之識深思遠慮凡有所施爲必能極未形之理未萌之兆者也既未形之理未萌之兆皆先知之是其知如神之妙用而通於靈也君子上交不諂者夫常常之人凡於有權位之人則必行苟諛佞媚甘言巧語以求其說以求其進是故君子之人知其諂佞媚之道不可以求進是以守其正自潔其身切問近思博聞強識待時而動不以邪佞之道以求其進不以

甘言巧語以說其上也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者夫
常常之人凡見其下交之人必以強暴之性苟悅
之道以瀆亂於下是故君子之人凡居上位雖於
下交亦以中正之道至正之德以待於下未嘗敢
以柔邪苟媚之道以瀆亂於下者也言如此之人
既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又極於未形之理未萌之
兆是知幾之人也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義曰言人知其有理未形之事極其禍福萌兆之
來則於動靜之間戒其微小之事動得其道則吉

動失其道則凶是以從其吉而背其凶去无道而
就有道是幾者吉之先見者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義曰君子之人既知未形之理慎其微小之事夫
如是則吉凶之變不俟終日之間而可以明見矣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
識矣

義曰此是豫卦六二之爻辭也言豫之時九四以
剛陽之德居上卦之下是居人臣之極位者也夫
居人臣之重位必爲在下之所歸向是故初六以

陰柔之質居豫之初爲九四之正應當豫之時不能守其正道但以柔邪諂媚以說於上以求其進故爲九四之所見從但有聲名虛譽以聞於外然既有聲名傳聞於外是虛譽也故其爻辭曰鳴豫凶至於六三比於九四居豫之時在下卦之上履非其位上承於九四亦以柔邪諂媚之道以悅於九四故其爻辭曰盱豫悔惟此六二以陰居陰居得其正不爲富貴以易其志不爲貧賤以易其心堅然守一介之節確然守不變之心履得其中居得其正雖下比於初六亦未嘗敢以非道而褻瀆

雖近於九四亦未嘗敢以柔順而苟求但堅執其心不苟其進故其心如石之堅不能變動不待終日而獲其貞吉然則六二既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動靜之間幾微之事未嘗不知之既幾微之事未嘗不知之則吉凶之來又寧用於終日之間而斷可見矣此是知幾之人也若見事於已萌之後則是不知幾也然則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者此是夫子解釋六二之爻辭也言六二有如此之美故仲尼稱美之也

君子知微知彰

周易口義
義曰此已下至无祇悔元吉爲一節以解復卦初九之辭也言君子之人凡所施爲動作之間必慎其微小之事夫微者亦是幾微之事有理未形者也唯君子之人凡所動靜凡有思慮吉凶之兆禍福之理未萌之前而已知之既知之則舍其凶而趨其吉此是知微也既知其微逆知禍福雖有其理未有其形更不可使彰露顯然而著聞於外如此是知彰也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義曰夫事之萌漸必始於柔小得失之理亦自於幾微以至凡百之事皆是自小而至大自柔而至於剛也是故君子之人極未形之理既知其本又知其末本末之間不使吉凶之道形著於外夫如是則可以爲萬夫之所瞻望天下之所仰賴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義曰此孔子言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也自古已來惟顏子一人而已其庶幾可以近之夫顏氏之子者卽孔門之高弟亞聖之上賢能知禍福之萌吉凶之兆有不善未嘗不知有一惡未嘗不悟及其

知也便從而改之未嘗復行於事業故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是言顏子能修其身能淡其慮凡有吉凶不善之事未嘗不知既知之亦未嘗復行故唯顏子庶幾可以近乎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義曰此是復卦初九之爻辭夫復之初九以陽之德居復之初當羣陰用事之時獨以一陽而反於地下以萌生萬物是復之初九而來復之速者也亦猶賢人君子得天之性凡思慮之間亦有不善

之事則能早辨之明其心復其性使過惡不形於外所行之事皆合於中道自古聖賢之中惟顏氏之子知有不善未嘗不速改之以復於善道故三千徒中惟此顏子一人而已故孔子特稱舉之曰不遠復无祇悔者惟顏子一人而已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義曰此已下至言致一也解損卦六三之爻辭絪縕者蓋薰蒸之貌夫天地之道陰陽之氣二氣相薰蒸而成交感之象是以萬物皆得以亨通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易曰言男女相構和會而萬品之物亦得以變化而生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二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義曰此損卦六三之辭也夫損之時損下以益於上
上損民以益於君今此六三六四六五以三陰上
進歸於上九之陽是其志不能醇一也必損於上
九之陽者也然則天地之道皆尚於醇一故一陰
一陽之謂道男女相遇亦在於醇一今若以三陰
上進必損上九之陽若但六三獨往之則得正應
之道然後得其友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義曰自此已下至立心勿恒凶解益卦上九之爻也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者言君子之人凡欲動作
施爲必先安其身若身不安則行事之失是必凡
所施爲必先安靜其身然後動作施於行事則无
有所失者也

易其心而後語

義曰言君子之人凡欲形於語默必先平易其心
安靜其志淺其思慮然後形於言語夫如是則言
无可擇所出皆中於節所行皆合於道也

定其交而後求

義曰言君子之人凡欲求進必須先定其交觀其人之可否量其人之賢愚可與之求則求之不可與之求則退之其或不觀人之可否不量人之賢愚不素定其交分躁而求之則自取窮辱之事

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

義曰言君子若能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能脩此三者故所行之事得其全者也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義曰言君子之人若不能安其身而以危而動必為民之弗與也此復解上三者之事也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義曰言君子之人若於言語之間不能安易其心淺思遠慮反自以言語之間自恐自懼所出之言必為民之所弗應也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義曰言君子之人若不能先定其求素結其分安而求之必為人之所不與也既為人之所不與則傷害之事從而至矣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怙凶

義曰此是益之上九之辭也當益之時損上以益於下損君以益於民今此上九當益之時反自求於下既求於下心又无厭故爲人之所不與也故云莫益之或擊之者言不惟所求之人不與抑亦爲人之所擊棄也既爲人之所擊棄如此者蓋是立心勿怙所求无益之故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義曰此已下至其當衰世之意邪爲一章言天地初判乾坤已有形狀而大易亦已行於其中矣是故大易之道變化之理皆由乾坤而出是以聖人迹乾坤而成諸卦之名是乾坤者其爲易之門戶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義曰言乾體剛健爲陽物也坤體柔順爲陰物也是以陰陽二氣上下相配合而成生育萬物之道若乾坤上下不相配合則萬物不生故陰陽相配合則萬物得以生萬物得以生則其剛柔之體上下之象自然而成也

以體天地之撰

義曰撰者數也言陰陽相配合而生萬物自然而成剛柔之體以是而分陰陽奇偶之數由此而成也

以通神明之德

義曰神明之德者卽爲妙用无窮不可測度也今此大易之道變化之理生成之道可以通於神明之德窮於萬事之理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義曰言大易之道其爻卦錯雜物理煩碎其稱名也雜然雜而各有倫理不相干亂不相踰越也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義曰稽考也類物類也言上古之時世質民淳情僞未作典章法度未立伏羲畫爲八卦以爲萬世之法歷夏及商世漸澆漓民欲叢生是故文王以伏羲所畫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盡其天地人事之道變通之理吉凶悔吝之由无不盡載於諸卦諸爻之間然稽考其義類其皆因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義曰自此已下至以明得失之報爲一章夫大易之道至深至粹明其吉凶之理得失之迹彰明已

往未來之事皆由易道可明也既彰明已往未來之事至於微小幽闇之理凡事不可以明者亦皆由此易道而顯闡之故曰微顯闡幽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義曰開謂開釋爻象各當諸卦之名辨其事物之理正謂正其聖人之言斷定其吉凶悔吝之事皆繫屬之爻辭无所不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義曰言諸卦之名皆取其類而稱之至如乾則稱龍坤則稱馬然則龍與馬皆天下之一物耳雖稱

名也小然其取類也至大故於人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之道天地之理陰陽之端无不備於此矣

其旨遠其辭文

義曰旨者意也言其易之旨至近至遠其理雖委曲然於其辭則有文采不尚質朴者也至如龍戰於野是近明龍戰之事遠明陰陽鬪爭之理是其旨遠也又如坤言黃裳元吉不直言居中得位乃言黃裳者是其辭文也

其言曲而中

義曰言變化无恒不可爲體例其言必隨物之屈
曲而各中其理

其事肆而隱

義曰肆者陳列也言易之所載之事於爻象之間
雖其文皆陳列其事然其義幽隱不可驟然而曉
之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義曰貳則謂吉凶二理也言得失之理吉凶之道
二者之理以濟萬民之行事然萬事之理有得位
得正者爲吉有失位不得正者爲凶失則有凶報

正則有善應因此二者之理以濟民之行事以明
得失之報使人趨其吉而背其凶向其善而違其
惡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義曰自此已下至巽以行權爲一章夫易之起始
於伏羲上古之時世質民淳情僞未形巧妄未作
世凝然而不撓當此之時雖八卦亦盡萬事之情
歷夏及商至於桀紂暗君在上情僞漸遷巧妄已
作澆浮崇尚不可勝說文王罹於憂患之中有聖
人之才上懼君之見去下慮民之情僞是以取伏

義所畫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以盡天地之淵蘊以明人事之終始至於吉凶之道得失之理憂虞之象悔吝之事无不備載於其間使人知其吉而背其凶向其善而捨其惡以爲萬世之法使人防患於未萌也是故履德之基也

義曰此已下九卦是修身防患之術也然則六十四卦皆是防患之術何以特取此九卦者蓋此九卦最是修德之基爲人事之先故特陳此九卦也履者禮也言人踐行其禮敬事於上不失其尊卑之分如此是履德之基也

謙德之柄也

蓋義曰柄者人之所以操持也夫人雖有爵祿之分崇高之位若无謙順之德恃其驕盈必至於傾失是故君子之人若能居爵祿之位必當持謙順之德則雖危而不失雖高而不危如此是謙德之柄也

復德之本也

義曰言君子之人若能復其性明其心至於思慮之間有不善之事必先改之如此是復其性爲德

之根本也善之專也夫如之也此以言其德之固也
恒德之固也

義曰言為德之時常能執守終始不變如此則其德固故恒卦為德之堅固也

損德之脩也

義曰言君子之人若能謙損以自增新降損其志

此是脩身之本也

益德之裕也

義曰裕者寬大也言人凡所作事能利益於人日新一日則其德寬裕而有所包容也

困德之辨也

義曰言君子之人居於治平之時恣其安逸之性多不知艱險之事惟是居困否之時備歷艱苦知其君子小人之道然後能明辨困否之事者也

井德之地也

義曰夫君子之身可貴可賤可貧可富而其志不可易其心不可變其德不可改猶井之居地不可遷改也

巽德之制也

義曰夫愚民之性蚩然而无所識其非辟姦偽无

所不至矣是故聖人必行號令以示其法制然行號令之始必以權變之術而巽入於人心然後民可制也此已上九卦各與德爲用也

履和而至

義曰此已下又復明九卦之德也履者禮也言人有恭敬之德有剛直之行必須與人和同既與人和同則可以至於道也

謙尊而光

義曰夫人有其才有其德雖在崇高之勢必須謙恭以自卑謙遜以接下如是則德益大而身益光

也

復小而辨於物

義曰物者萬物之理也言人於性之初吉凶未形之時始於微小之事有其不善便從而改之使无能爲之咎也

恒雜而不厭

義曰言君子之人能守其常道不改其操不變其節雖錯雜混處於小人之間亦其心不厭倦於事損先難而後易

義曰言凡人若不能謙損於己反欲他人謙損而

奉於已則失爲人之道是故君子之人必須先減損其身謙讓其已以及於他人是損已以益於下損身以尊於人是先難也及其性既復行既成所言皆合於道所行皆中於禮不失其法度是後易也

益長裕而不設

義曰言君子之人先求仁義以益於身身既益則其仁義之道可以推及於天下然其仁義既及於物則可長裕於天下因其所利而利之不待先爲施設而行之而天下之人自有其餘者也

困窮而通

義曰言君子之人雖居困窮之時身卽困窮而其道得以亨通也

井居其所而遷

義曰言井之道居其所不可以遷改而其澤可以遷施於人猶君子之德固不可遷易不可變改而其道可以濟人

巽稱而隱

義曰巽者是聖人之權也言聖人以權變之術行其號令以及於天下而人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履以和行

義曰言凡人有剛直之性溫良之行必以禮而和

之故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者是也

謙以制禮

義曰言人性能謙順自卑尊人則可以裁制其禮

法而行之也

復以自知

義曰言人既於事微小之初知其不善而能改過

是自知也

恒以一德

義曰言人能守其常道不變其節終始不移雖居

富貴而不自恃雖居貧賤而不自移是純一其德

者也

損以遠害

義曰言人能自降損其身謙沖其德以尊於人則

无患害之事也

益以興利

義曰言人能以仁義之道自益於身又益於他人

因其所利而利之也

困以寡怨

周易口義

卷解下

四

周易卷下
義曰言人居困窮之時守節不移上不怨天下不
尤人但守其正而已

井以辨義
義曰言井之道居其地而不移其濟天下之義故
於井之道可以明辨其義也

巽以行權

義曰權者反經而合道也言聖人凡發號施令則
以巽順之德而行之以順其物性以洽於人心也
既能順時故能行權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

義曰自此已下至道不虛行爲一節言大易之道
其爲書言天地陰陽之事吉凶之理萬事之情僞
人事之終始无不備載於其間然於人之行事也
不可遠之故上文謂吉凶悔吝生乎動是故君子
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君
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言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也若一遠之則是吉凶
悔吝所生者也
爲道也屢遷

義曰屢者數也言易之爲道做法陰陽其變化之

理爻象之間數有遷易也
變動不居也

義曰言六爻之位互相更變无有定止或陰居陽位或陽居陰位是變動不居也

周流六虛

義曰言一卦六爻有陰有陽上下周徧互相更易在於六位之間也

上下无常

義曰言六爻之位位无常定或上或下也若九月剝卦一陽在上十一月一陽在下復是也

剛柔相易

義曰言六爻之位交相錯雜或剛或柔剛柔之道互相推盪於其間或陽易陰位或陰易陽位是也
不可爲典要

義曰言大易之中剛柔二氣既互相推盪於六爻之間則不可爲常典不可爲要約隨時所變而已故也

唯變所適

義曰言隨其六爻之變動以適萬事之用也
其出入以度

義曰言大易之道六爻之位周流六虛上下无常
剛柔相易不可爲常典不可爲要約既上下无常
不可爲典要然其或出或入或居或處皆不失其
法度皆不失其倫理若明以處暗豐不至奢是皆
出入以度者也

外內使知懼

義曰言大易之道明其吉凶之理得失之道以至
過去未來之事朕兆之間使人自內自外觀此大
易之道皆知戒懼而不敢爲非僻之事明其用捨
則趨其吉而背其凶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

義曰言此大易之道不惟言天地陰陽之理亦言
人之憂患之事使人明曉之不取爲非也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義曰言大易之道其卦爻之所言其萬事之理吉
凶之朕兆其教人也雖无師保之嚴如有師保之
教也如臨父母者自上而下爲之臨言大易之道
其示人也雖无父母之教如臨父母之慈使人一
歸於善道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

周易口義
義曰率循也揆度也方道也言人初能率循大易
之文辭則可以揆其大易之道而知典常之理明
其義之所歸也
既有典常
義曰言人既能率循其大易之文辭則知變化之
理典常之道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義曰言人既能率循大易之文辭又揆度其道知其常典是易之道得行於世然大易之文皆聖人所用之道若非通聖之人則不能曉達易之道理

則大易之道不虛行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義曰自此已下至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爲一章質體也言大易之道其爲書也不獨明人之得失之理憂患之事而又原其萬事之始要其萬物之終至如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初六曰履霜上六曰龍戰於野此是原始要終之大本也既原始要終則窮其大本以爲大易之體質以成諸卦之用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義曰言一卦之中六爻之位剛柔上下交相錯雜
唯其時物之事得失之理皆隨其時事而言之若
屯之初九言磐桓利居貞六二言屯如遭如如此
之類是隨其時而言之其諸卦諸爻皆由此而可
明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義曰言一卦之始始於細微雖一卦之大義吉凶
之理情偽之端皆始於初始之間然其爻象未備
萬事之理雖有其理雖有其意然於人事未能顯
見矣是難知也其上易知者上則謂上卦之上也

言一卦之事雖有其理在於初爻則其道難見至
於上九之時其下五爻皆布列其位剛柔之體得
失之理吉凶之道有正有不正者可見矣是其道
已成其理已定其爻象以正也是易知矣本末也
者言大易之道既原其始又要其終原其始終則
知本末是初難見則爲本終易知則爲末已下終
始之間本末可見也初擬其辭者言六爻之位剛
柔之體始雖擬度其萬事之宜萬物之理而成其
辭是始於微而至於著者也卒成之終者言至終
之時卦之上是卒成之時者也夫卒成之時而其

象以分卦體以定而吉凶悔吝之道皆可見矣是
事之卒了成就皆在於上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義曰此又言六爻之義六爻之位上下之體交相
錯綜雜聚天下之物撰數聖人之德辨定是之與
非則非中爻而不可明也中爻者則六二六五九
二九五五是也夫得之與失正之與邪惟在二五之
爻斷可明矣故初則不及其中三則又過於中過
於中者則凶危之道有時而至矣不及中者悔吝
之事亦有時而至矣唯在二五之爻居得其中履

得其正雖有其失必不至於大咎也至如乾之九
二曰利見大人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坤
之六二曰直方大六五曰黃裳元吉是皆中爻可
以辨攝一卦之是非也然則一卦六爻各主其物
各主其事惟是中爻即可明辨其得失也

噫亦要存凶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
過半矣

義曰噫者歎美之辭也言凡欲知其存之與凶
之與吉則其在中之一爻所居之位則可知矣若
失其中則是凶而不知其吉凶而不知其存如此

是大凶之道也惟欲知吉凶存亾但觀中爻所居之位則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者言大易之道一卦之理以至萬事之端皆在於卦下所屬之彖辭然彖辭之間雖未能盡萬事之理一卦之情僞然知者觀其彖辭則一卦之大義吉凶之理思慮之間已知一卦之本末已過半矣然則謂之彖者則如乾則言元亨利貞坤則言元亨利牝馬之貞如此之類皆是卦下之彖辭若聰明賢智之人觀之則一卦之理已過半矣

三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義曰自此已下至其剛勝邪爲一章言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爻六爻之內惟二與四皆是陰位而得其位者故當以陰爻而居之是同其陰功也然而異位者言二則在下卦之中四則在上卦之下是異位也其善不同者言二居下卦之中是居得其中行得其順不失其中正之道故其善也大矣四居上卦之下失其中道故其善與二不同也二多譽者譽者謂嘉美之譽也言二居中而不失其正又所行之事无過无不及故有嘉美之譽以傳聞於外也四多懼者言六四居上卦之下上比於

周易口義 卷下 五
五是至尊之位也下在九三之上是權臣之上也
上則逼近於君下則逼近於臣故當恐懼之是四
多所懼也故言四多懼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義曰此覆解上四多懼之意也夫獨陰不立必須
比附於陽則其功可以成若遠於陽則其道不能
利若欲要其无咎必須用其柔中之道則可也若
非居得其中履得其正則必有咎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
柔危其剛勝邪

義曰言九三與九五皆是陽位故其功同也然而
三在下卦之上五在上卦之中是異位也三多凶
者三在下卦之極失於中道故多凶咎之事五多
功者五在上卦之中而有人君之位其功德可以
被於天下爲天下之所歸向是多功也五爲貴三
爲賤是貴賤之等也五與三俱是陽位若以剛陽
居之則克勝其任若以柔陰居之則失其所處而
必至於傾危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

義曰自此以下至吉凶生焉爲一章言大易之道
至廣至大无不悉備於其間也有天道人道地道
者言伏羲始畫八卦以三爻爲一卦故上一爻以
象天中一爻以象人下二爻以象地三爻既立則
天地人之事萬物之理无不備載於其間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義曰言伏羲畫卦始以三爻爲一卦天地之事萬
物之理无不畢備後世聖人又從而兩之爲二體
兩而爲六爻故上二爻以象天中二爻以象人下
二爻以象地所以六之者非他也蓋象三才之道

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

義曰言六爻之內有變有動動而合於道者爲吉
動而悖於理者爲凶變動之間必合於道也故曰
爻有等故曰物

義曰物者類也言六爻之位有陰有陽有貴有賤
有等有差至如乾之爻稱龍故爲陽物坤之爻稱
馬故爲陰物如此之類故曰物也
物相雜故曰文

義曰言萬物之類皆在六爻之間六爻之間有陰有陽有柔有剛互相錯雜而成文章以顯著於外也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六爻之卦亦如文章之貴賤

義曰言剛柔錯雜而成文章若文妨於事則有凶有吉有邪有正若文當其事則吉凶不生若不當位則遺於道者為凶順於理者為吉吉凶之道皆生於文不當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義曰自此以下至易之道也為一段明易之興起

在紂之末世者也夫大易之道始於伏羲仰觀俯

察而成八卦以為萬世之法以盡天下之事然而

寫其乾坤健順之性天地之大象人事之大紀无

不畢備於其間是以歷夏及商至於桀紂之世民

欲叢生巧詐互起左右前後皆非正人端士小人

在朝君子在野天下紛然不可以整之文王有大

聖人之才罹於憂患之中極天地之淵蘊極天下

之能事民之情偽吉凶之理无不備載於其間故

曰易是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焉

周易口義 繫辭下 五

是故其辭危

之與也其當也之未也

義曰言文王演其大易之道因其桀紂之君无道在上故使天下之人思慮之間姦偽互起以至天下大亂文王罹於憂患之中作爲大易盡萬民之情僞極天下之險阻以至憂患之事无不備言於諸卦之下是其辭危也然則卦下之辭至簡至約然有四德者有一德者有三德者如此之類推究卦義是其辭危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義曰言易之道六爻之位有凶有吉有得有失皆

在爻辭之間若人觀此大易之道見其凶事能小心畏慎者則危者使之平易其文辭亦言其平易若人觀此大易之道見其吉事而慢易者則易者使之傾喪則其所繫之辭亦言其凶是使人舍凶從吉趣善背惡也

其道甚大

其辭亦言其凶而思其凶

義曰言此大易之道示人之吉凶明人之情僞其爲道至廣而甚大也

百物不廢

義曰言大易之道无所不包至纖至悉之事百種

之物皆无有廢棄如泰卦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者是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義曰言大易之道若人觀其六爻之位吉凶之理
若能觀其始而知懼慎其終而思戒終始之間極
其思慮常自戒慎如此則要其无咎此是大易之
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義曰自此以下至篇末爲一章總明健順之美兼

明易道愛惡相攻之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乾有
剛健之德以一元之氣下生萬物故德行常易不
至於煩勞而知艱險之事夫坤天下之至順也承
天之氣以時而生成萬物故德行常簡不至於煩
勞而知艱阻之事以天地之道至健至順簡易之
德生成之理自然不言而四時成不勞而萬物得
而知險阻之事其生成之理故可知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義曰按此能研諸侯之慮其侯之二字蓋是後人
習慣其言而傳寫之誤也若順其文而言之則能

研諸侯之慮於義无取當言能研諸慮也言聖人
作此大易之道能自悅美其心又能研究人之思
慮使其情僞之道不作憂虞之理不生也注疏之
說皆失之矣事其主之禮其所以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義曰言聖人作易既能悅懌諸心又能研精諸慮
又定天下之吉凶有得其理者爲吉失其理者爲
凶既定吉凶於諸卦爻之中則成天下之亹亹者
使人勉勉而從善不陷於邪佞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

義曰言大易之道有變有化有施有爲若合於道
則吉違於道則凶若行得其吉則有嘉美之祥而
應之也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義曰言人觀此大易之象則知作器之方觀其占
策之數則知未來之事是大易之中總此諸德者
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義曰言天地設其上下之位而生成萬物聖人由
是乘天地之正以生成天下以成就天地生成之

功者也如泰卦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是也天賦其土而土生萬物聖人由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義曰言聖人凡欲施爲凡所舉動之時必先與衆
謀其得失之理謀之卿士謀及庶人詢及衆庶謀
及鬼神以明其得失以別其吉凶然而鬼神之道
至幽至隱不可以形見而聖人與之爲謀者蓋聖
人取其卜筮之兆占蓍之策以考於天地鬼神然
後思慮之間不煩憂戚決然而行之又與百姓參
合而行則得其吉而不凶向其善而獲福夫如是

則天下之百姓樂推而與之百姓既與之能則不
勞探賸而吉凶自見不役思慮而得失自明以至
萬物之情僞自然而見矣

八卦以象告

義曰言伏羲所畫八卦寫其天地水火風雷山澤
之象凡吉凶之事皆以象告於人知其吉而背其
凶也

爻象以情言

義曰此又明卦爻剛柔變動情僞相感之事也言
伏羲畫八卦之後文王重爲六十四卦爻爲三百

八十四爻又於諸卦之下繫屬之彖辭以明險阻
之事得失之理憂虞之端皆以人之情僞而言之
也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義曰言六爻之內有剛有柔剛柔之位上下錯雜
有得有失有正有不正得於理者爲吉逆於理者
爲凶吉凶之道自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

義曰言六爻之內有變有動皆以利告於人使人
由而勸之以盡天下之利以利天下之物也

吉凶以情遷

義曰言大易之道爻象之內有變有動有凶有吉
動而合於道則吉變而失其理則凶然則吉凶之
道變動之理皆由人之情僞遷移者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義曰言吉凶所生皆由人之情性有所貪愛有所
忿憎兩有所攻或愛攻於惡或惡攻於愛是吉凶
之道由此生矣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義曰遠謂內外兩卦上下相應之類也近謂爻位

周易口義
繫辭下
相比近也言六爻之內有近而相得者有近而不
相得者有遠而有應者有遠而无應者遠而有應
近而相得則爲吉遠而无應近而不相得則爲悔
吝悔吝之道皆由遠近相資取而生也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義曰言人之情實感物而動得其理則爲利人之
虛僞感物而動失其理則爲害情者則情實也僞
者則虛僞也是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於其間者也
既利害生於情僞之間則吉凶之事由此而至矣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義曰言大易之道六爻之情有近而相得者則吉
有近而不相得則凶故吉凶之道生於爻位之間
也

或害之悔且吝

義曰夫凶咎之道亦有輕重人之情僞亦有淺深
雖爻位相近亦有不相得者然不至於大咎或有
害之者或有可悔之者或有可鄙吝之者如此雖
有失必不至於大咎也

將叛者其辭慙

義曰言人之情或有叛違於己者則其辭不同位

雖相親而其容常有慙赧之色其辭不以實告於
人也

中心疑者其辭枝大谷出

義曰言人中心之間有所疑惑則言辭各異其心
不定其辭一出紛然有異若樹之有枝葉紛然盛
多者也

吉人之辭寡吝

義曰言吉善之人其辭寡少不在言語但默而成
之安而行之者也

躁人之辭多

義曰言剛躁之人其辭繁多不假思慮而言辭紛
亂而出者也

誣善之人其辭游

義曰言誣罔善人之人其心矯詐其言虛誕架虛
爲實從无入有自然其言辭游蕩虛浮者也

失其守者其辭屈

義曰言人居失其時失其所守不遂其志志无所
伸必其辭屈撓者也凡此六事皆大易之中六爻
之位述此之意者也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繫辭卷下

安其夫夫風是耳茲繫繫卷下已其辭不以實告於
之直也此之意者也

中其其翰風對者也此六事皆大易之中六爻
義曰言人無夫其無夫其

夫其言者其翰風

言實錄天人所自然其言翰翰為說行首五

義曰言翰翰善人之人其心辭其言盡其樂氣

善善之人其翰翰

翰而由濟也

義曰言翰翰之人其翰樂交不辭思慮而言翰係

安定先生周易曰義說卦之其自北而立矣

唯州之湯斌

吉水李振裕

義曰夫周易說卦者此是孔子第八翼也以其伏

義畫八卦之後文王重為六十四復作爻象之辭

以明卦爻之義然其理或有未盡之事孔子又作

此說卦以陳說諸卦之情偽爻象之義理故謂之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義曰言昔者聖人之作為大易之道以盡天地之

理人事之要又通明贊助於鬼神以生用著之法
然後揲著以求其萬物之數者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義曰言聖人既畫成八卦作為大易上準擬於天
地下幽贊於神明是以生其用著之法以揲求天
地之數是以參天兩地而倚數者因其天地生成
之數以分陰陽奇偶之數也生數則以一三為天
之生數二四為地之生數因其天地之生數又有
七九八六之數以為天地之成數然後分天地奇
偶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數自此而立矣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義曰言聖人因其天地生成之數分其奇偶之象
是以觀其奇偶之數陰陽變動之理而立成一卦
者也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義曰言聖人既能參天兩地而倚數又觀陰陽之
變動而立成一卦又察其變化之道得失之理發
越揮散剛柔之體互相資取而生於六爻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義曰言八卦之位大易之道上以通於天地下又

和合參順聖人之道德又窮極萬物之象人事之義理以成變化之道者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義曰言大易之道爻象之設上既通於天地下又贊於鬼神又發揮剛柔之體而分其爻又和順聖人之道德而理於義又窮極萬物之理以盡萬物之性以至於命者也命者則謂長短凶折天亾之類是也然則大易之道皆能盡萬物之性又能盡人之性者蓋性者皆天所稟受之善性者也若能守已之性不陷於邪佞則其命可以知矣若人不

能守已之性而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則其命不能固矣是故大易之道爻象之間有變有動皆所以盡人之性命者使人觀之則趨善背凶向吉改惡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義曰自此已下至六位而成章爲一章以明卦爻之意也言古者聖人所以畫爲八卦作爲大易者蓋以上順天地之性下順萬物之性既能順天地萬物生成之性命則其言吉凶之道情僞之理无不備載於其間也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義曰言大易之道既以盡天地萬物生成之性命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其地能承受天之氣而

生成萬物是以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言其天地陰

陽剛柔二氣上下交感而成剛柔之理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義曰天地既立則人生於其間人既生於其間則

立仁義之道以本於人仁者博愛之謂仁也義者

行而宜之合於道則謂義又因其人而立仁義之

道以生成於天下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義曰言伏羲既畫八卦之後但以二爻為一卦故

上一爻以象天中一爻以象人下一爻以象地以

盡三才之道後世聖人因而兼之重其三才之道

兼而兩之以六畫而成一卦故上二爻以象天中

二爻以象人下二爻以象地六爻既備以成一卦

之理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義曰既以六畫而成卦又以一三五為陽位二四

六為陰位分為陰陽之道陰則為柔陽則為剛因

周易口義
其六爻之位分其陰陽之象用其剛柔之理交相
錯雜或升或降故此大易之道六爻之間上下變
動而成其文章者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象此六爻之理以知一性
義曰此一章言伏羲畫卦之始始因天地定位之
後作爲八卦故因天地之道畫爲乾坤之象取山
之象爲艮澤之象爲兌雷之象爲震風之象爲巽
水之象爲坎火之象爲離因天地定位之後取此
山澤雷風水火之象畫爲八卦以盡萬物之理萬

事之情後世聖人觀其天地生成之體又艮有止
靜之德澤有潤物之性山澤之象其氣可以相通
又因雷之能震動萬物風之能發生萬物又取雷
風之象能相擊搏以生萬物又觀水火之性不相
資射言水之性其性溫而潤下火之性其性燥而
炎上因其水火之性不相資射以成八卦之象互
相變動互相錯雜以推測其物理以稽考其人之
情僞分其奇偶之數人之過去未來之事若數其
已往之事則以順而數之言其易知也若數其未
來之事則以逆而數之言其難知也是故聖人因

此大易之象逆人之吉凶之兆皆以逆數之術以前萬民之用使人知其吉而背其凶也
是故易逆數也
義曰言此大易之道八卦之理交相錯雜以盡吉凶然而皆逆知來事以前萬民之用也
雷以動之
義曰此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也
風以散之
義曰言雷能鼓動萬物風能散育萬物也
雨以潤之

義曰潤滋也萬物之生非雨而不潤也

日以烜之

義曰既雨以潤之又日以乾烜之

艮以止之

義曰艮以止靜之德止於萬物而不使過其分也

兌以說之

義曰兌能和說萬物使之成就也

乾以君之

義曰乾以剛健君臨於物也

坤以藏之

坤義曰坤以柔順能含藏於物也此八卦交相錯雜
然後能成於物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義曰帝者生物之宗以尊而言之則謂之帝此復
言八卦之用也言帝之始生萬物必自震而始潔
齊萬物則在乎巽令萬物相見而繁盛必在乎離
致役萬物則在乎坤和說萬物必在乎兌陰陽相
戰必在乎乾受賜萬物則在乎坎能成萬物則在
乎艮者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
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義曰言萬物出乎震震東方者以震是東方之卦
斗杓指東爲春主生故萬物皆由震而出也齊乎
巽者以巽是東南之卦斗杓指東南之時萬物潔
齊而不相瀆亂也離者明也以離是南方之卦萬
物盛大必假離而臨照之故萬物相見必自離而
後可明也然而聖人之治天下必法此離爲日之
象以明天下之事取其明无所不矚之義也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義曰坤者地也以地能生養萬物是有勞役之事故曰致役乎坤兌者說也萬物說兌必在於秋故兌為正秋之卦也然不言方而言秋者以兌說萬物非止於一方故言秋也戰乎乾者以乾是純陽之卦主於西北西是陰地而乾居之是有陰陽相

薄之義故曰戰乎乾坎為水也北方之卦也上下皆坎有水之象焉水行不舍晝夜所以為勞萬物之生非水而不滋益故曰萬物之所歸也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萬品之所成始皆由艮以本之其位在丑寅故曰東北之卦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義曰此已下一節明八卦生成之用也言八卦運動交相錯雜以妙萬物然而求其真宰之用无有遠近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用如神也然則謂之神者以其无形无狀人之所不見者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也言八卦之義曰動者鼓動也言鼓動萬物莫疾乎雷震者雷之象故不言震而言雷也撓散萬物者莫疾乎風風者巽之象乾燥萬物莫熯乎火火者離之象也兌說萬物莫說乎澤兌者澤之象也滋潤萬物莫潤乎水水者坎之象也終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者止之象也水火之性雖不相入然而相逮有相

資之理雷風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相懸而能通氣夫如是然後能成變化之道生成之理也然則艮不言山而言艮者以其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之性至於終始萬物之義於山爲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然而雷風相薄而不言相逆者蓋雷風若相悖逆則生物之理息故言相薄而不言悖逆也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義曰此一節說八卦名訓也乾象天運行不息故

爲健坤象地能承順事故爲順震象雷能奮動萬物故爲動巽象風无所不入故爲入坎象水水居險陷故爲陷離象火能著於物故爲麗艮象山山有止靜之德故爲止兌象澤能澤潤萬物故爲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義曰此一節說八卦畜獸之象也所謂遠取諸物者此也乾爲馬健速之物也坤爲牛至順能任重也震爲龍潛動而變於陰也巽爲雞體多陽輕舉之物主於下也坎爲豕豕主污濕故爲豕也離爲雉有文章也艮爲狗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爲狗兌爲羊外柔而不害物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義曰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象也所謂近取諸身者此也乾尊在上故爲首坤能包容萬物故爲腹震動在下故爲足巽順於人故爲股坎陽明在內故爲耳離陽明在外故爲目艮能止靜其物故爲手兌能和說於人故爲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義曰此一節明乾坤六子父母之道也索者求也乾爲天父之道也坤爲地母之道也二氣相求勝而男女生也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乾初求於坤而得長男曰震乾生於坤也坤之初求於乾而得長女曰巽坤生於乾也乾之再配於坤得中男曰坎坤再配於乾得中女曰離乾三配於坤得

少男曰艮坤三配於乾得少女曰兌二氣相推八卦著矣男女之道備矣天下之情見矣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義曰此已下廣明卦象之義也乾爲天者此廣明乾之象也乾爲天剛健不息萬物之宗也爲圓周萬物也爲君爲父有尊嚴之道也爲金爲玉性堅剛也爲寒爲冰氣凝嚴也爲大赤老陽之色也爲良馬行健也爲老馬行健之久也爲瘠馬无其膚其骨堅也爲駁馬堅猛之至也爲木果老而爲實

生之本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平爲大
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義曰此一節明坤之象也坤爲地能生育萬物故
爲母爲布取其廣載也爲釜取其化生成熟也爲
吝嗇取其生物不移也爲均取其均平也爲子母
牛取其生育之順也爲大輿取其能載萬物也爲
文取其色雜也爲衆取其載物不一也爲柄取其
生物之本也其於地也爲黑取其極陰之色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專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

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
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義曰此一節廣明震之象也爲雷能震於物也爲
龍陰中之畜也爲玄黃取其蒼雜之色也爲專取
其敷布而生也爲大塗取其剛動而上柔萬物之
出也爲長子以其爲初求也爲決躁以其剛性之
甚也爲蒼筤竹取其堅貞而上虛也爲萑葦以其
類而列也其於馬也爲善鳴取其象雷聲之遠聞
也爲馵足取其剛在下也爲作足取其一動也爲
的顙取其陽下應於上也其於稼也爲反生取其

反甲而出也其究為健取其剛行也為蕃鮮取其
蕃育之盛也其剛亦不出也其剛亦不出也其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
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

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也為木取其可揉而順
義曰此一節廣明巽之象也為木取其可揉而順

也為風取其陽在上也為長女取其初求也為繩
直取其齊一也為工取其能揉物為器也為白取

其能潔於物也為長取其風行之遠也為高取其
風性高遠也為進退取其隨物之上下也為不果

取其能樂於物也為廣顙取其有容也為多白眼
取其色多白也為近利取其躁人之情多近利也

市三倍取其生物之盛也為躁卦取勢躁急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

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
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

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義曰此一節廣明坎象也為水取其北方也為溝

瀆取其水行无不通也為隱伏取其地行水中也
為矯輮取其曲直得所也為弓輪取其激矢運行

周易口義

說卦

三

其於人爲加憂取其險難也爲心病取剛在中也
爲耳痛取其主聽也爲血卦取其水行地中也爲
赤取其血色也其於馬也爲美脊取其陽在中也
爲亟心取其急也爲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爲薄
蹄取其水流行也爲曳取其行地也其於輿也爲
多管取其重載也爲通取其水行也爲月取其水
之明也爲盜取其潛行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取
其剛在內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
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羸爲蚌爲龜其於木也

爲科上槁

義曰此一節廣明離之象也爲火取南方也爲日
取火精也爲電取有明也爲中女取再求也爲甲
冑取剛在外也爲戈兵取外剛利也其於人也爲
大腹取其陰在內也爲乾卦取其日所烜也爲鼈
爲蟹爲羸爲蚌爲龜皆取剛在外也其於木也爲
科上槁取其陰在中而空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閹寺爲指
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義曰此一節廣明艮之象也爲山取其靜而不動

也爲徑路取其可上而行中也爲小石取其陽堅也爲門闕取其止出入也爲果蔬取其陽在上也爲闢寺取其禁止也爲指取其止物也爲狗爲鼠取其止人也爲黔喙之屬取其剛喙而能啄物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取其陽生也爲其木也爲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義曰此一節廣明兌之象也爲澤取潤下也爲少女取三索也爲巫取其順也爲口舌取其能口說人也爲毀折取其缺於上也爲附決取柔附上非所麗也其於地也爲剛鹵取其下堅而上潤也爲妾取其少女也爲羊取其中壯而外順也

序卦

義曰夫序卦者所以序說六十四卦之義也按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未見在於常常之人故難曉矣孔子就上下二篇各序其相次之義以序說六十四卦之本因以發明大易之淵蘊故謂之序卦自乾坤而下至於既濟未濟皆言相受之理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

之以屯屯者盈也主盈蓋天此之謂者非萬物皆受
義曰夫乾卦是伏羲所畫八純之卦乾者天之用
也生成之祖宗也萬物之生必自乾而始故乾爲
六十四卦之首也然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陽不
得陰不能成生物之道天不降地無以爲育物之
理故有天然後有地地者載萬物之本也坤者地
之用也坤能順承於天以生成萬品之物故以坤
次於乾也故乾坤者天地之用萬事之本始者也
然天地之生萬物必須屯屯難然後成也故草木之
生葶甲之時必先屯屯難而後至於盛大盈滿於天

地之間也故屯卦所以次於乾坤也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
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
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
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
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
之以履

義曰夫物既屯難而生未至於盛大故必蒙然而
盤屈盤屈不已然後盛大故以蒙卦次於屯也然
物生蒙昧若不滋潤之以成生養之道則不能成

周易曰卦
也故以需卦次於蒙也然而需者養也飲食之道也飲食之道養而不已必有其爭訟之事故以訟卦次於需也然而爭訟不已物情乖離必有行師用兵之事故以師卦次於訟也行師不已必須親比故以此卦次於師也然而親比之道貴於得正既得其正必有所畜故以小畜次於比也物既畜聚必須合禮故以履卦次於小畜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義曰能行禮者其身必安故以泰卦次於履也安

之既久必有其否故以否卦次於泰卦也然而否之既久其道必亨必須和同故以同人之卦次于否卦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義曰既與人同衆物必歸必須大有其衆故以大有次於同人也既大有其衆不可剛暴必須謙順故以謙卦次於大有也然而既大有天下之衆又能謙順則人必悅豫而隨之故以豫卦次於謙也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

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夫故受之以臨
 義曰天下既悅豫則人樂然而隨之故以隨卦次
 於豫也然而以喜隨人久而必極必敗於成事故
 以蠱卦次於隨卦也事既已久敗必須有才德之
 人以臨治之故以臨卦次於蠱也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
 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義曰臨人之道必在中正中正必有可觀故以觀
 卦次於臨也觀民之道必以德化德化既行必須
 去其剛梗之物故以噬嗑次於觀也

也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
 也

義曰物既相合必須脩飾於外故以賁卦次於噬
 嗑也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義曰物既文飾久而必敝故以剝卦次於賁也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
 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
 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義曰物不可終剝必復其性故以復卦次於剝也
既復其性必有由中之信以行於巳故以无妄次
於復也物既无妄必有可畜故以大畜次於无妄
也物既大畜必有所養之道故以頤卦次於大畜
也養之必以其道苟失其節必致於大過故以大
過次於頤卦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義曰物既大過必至險陷故以坎卦次於大過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義曰險難既久必須明德之人以治之故以離卦

次於坎也自此以上凡三十卦爲上經統言天地
之道故以坎離而終之其實三才之道皆備矣蓋
咸恒首明人事夫子以丁寧而說之後人以簡編
重大而分之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義曰自此以下凡三十四卦咸恒首明夫婦之道
人倫之本故爲下經之首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者此廣明夫婦之道必自陰陽爲本始也夫天地

交錯而生萬物而有男女男女既成則有夫婦夫婦既正則有父子父子既立則有君臣君臣既正則有上下既有上下則禮義之道有所注錯此正天下治邦國人倫之大本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義曰夫咸者感也艮體在下兌體在上艮爲少女兌爲少女以少男下於少女以成夫婦之道以成咸感之象此萬世不易之法也然而咸道貴速故以二少而言之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以須常久然

後可以成室家之道也故以恒卦次於咸也物既常久必至退遯故以遯卦次於恒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義曰物不可以終遯而退處之必須用剛壯之道以出其所處也不動則不能出故以大壯次於遯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義曰物既大壯動而出乎遯必須進之故以晉卦次於大壯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義曰物不可以久進進之不已必爲人之所不與
人既不與必有所傷故以明夷卦次於晉也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晉也
義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以家人之卦次於明
夷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義曰夫治家之道必須嚴正然後无咎苟失嚴正
則其道必乖故以睽卦次於家人也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義曰物既乖離必成蹇難之事故以蹇卦次於睽

也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
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義曰物不可以久難必須解而散之故以解卦次
於蹇也解人之難必有所損故以損卦次於解也
損之不已必須益之故以益卦次於損也益之不
已必須決去之故以夬卦次於益也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義曰剛決之道必須以正既以正而決之則君子

有所喜遇也故以姤卦次於夬也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義曰君子既有所遇則萬物莫不萃聚之故以萃卦次於姤也既萃之上必須升進故以升卦次於萃也升而不已其道必困故以困卦次於升也升之既久必反於下故以井卦次於困也井道既得其所不可不革治之故以革卦次於井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義曰革之必得其道有鼎新之義焉故以鼎卦次於革也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義曰物既鼎新凡所主者莫非長子故以震卦次於鼎也物不可以終動動必有所止故以艮卦次

於震也止物必有所漸故以漸卦次於艮也漸必有所歸故以歸妹次於漸也物既歸之可以致天其下於豐大故以豐卦次於歸妹也時既豐大或有所過失而為旅故以旅卦次於豐也既居為旅不交可以剛強必須異順故以巽卦次於旅也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義曰人既巽順物亦和說故以兌卦次於巽也說之既久不可偏係必須散之故以渙卦次於兌也渙者離也

義曰物既渙散必致於乖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義曰物不可以終離必須有止節之道也故以節卦次於渙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義曰為節之道必須由中之信以符合之故以中孚次於節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義曰孚信之道或失其正或過越其事必須小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義曰孚信之道或失其正或過越其事必須小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所過故以小過之卦次於中孚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義曰事既過越凡矯過者必附人而行之既附人而行之則有所濟故以既濟之卦次於小過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義曰物既得所濟或居安不能慮危故以未濟之卦次於既濟也然觀六十四卦始於乾坤終於未濟者以其乾坤是生成之宗故為六十四卦之首也必以未濟而終之者以其常人之性多失成事或居安不能慮危居存不能思亡以至自取其咎故以未濟而終之也此聖人垂教之深旨也

雜卦

義曰夫周易所以言雜卦者蓋孔子取其六十四卦之中人所常行之事交相錯雜以陳其義也以其事无常定物无常體可以施則施之可以止則止之故採雜諸卦之義以為行事之本故謂之雜卦也此十翼之中第十翼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義曰夫乾用剛健必以柔順而資之故曰乾剛坤柔夫親比之道貴於和順和順則人心樂樂得其道則正樂失其道則憂必致於行師動眾也

周易口義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義曰夫防民之道貴於中正既中且正則可以風
化於天下既可以風化於天下則爲下之所相與
或爲下之來求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

義曰夫屯難之世是君子經綸之時必須利建侯
以安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安其居不失其所此則
是君子治屯之事也

蒙雜而著

義曰夫蒙昧之人未知所著必求賢者以發明之

然而既得賢者以發明之則无所錯雜而自然著
見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義曰震東方之卦能起生萬物也艮有止靜之德
故爲止損益之道與時偕行可損則損之可益則
益之故曰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

義曰夫物既无妄天下之人所共信故爲大畜之
時也然大畜其道必須以正然後畜其物也是因
其時而畜之也

周易曰義
無妄災也

義曰夫无妄之時天下之所共信人心之所樂與若以不信之人廁於其間則自取其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

義曰夫萃聚之時天下之所和洽也故能聚聚之不已其道必上進可也若進不由其道則凶進得其道不還可也

謙輕而豫怠也義曰夫謙恭之道不自尊大是謙輕也然而為逸豫之道又自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義曰夫雷電相合如口頤之中嚙去其剛梗之物也故言食也夫山火之賁貴其文飾但合於中而已不在煩多之色是无所定也

兌見而巽伏也

義曰夫為兌說之道必貴其顯見顯見於外合於正則吉也夫巽順之道貴其卑伏若不能卑伏則非為行巽之道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義曰夫隨時之義不在於有故可行則行之可止

周易口義 卷之五 則止之故云无故也夫蠱敗之事必須整飭之然
後事有濟也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義曰夫五陰一陽小人剝君子之象也衆陰消萬
物之義也故云爛夫五陰在上其陽在下是陽氣
反復之時也夫晉者日出地上爲陽陽爲晝故曰
晝也夫明入地中明有所傷必有誅傷之事
井通而困相遇也

義曰夫井以濟人爲德故曰通也夫物旣久困必
須所遇有賢德之人以出之也

咸速也

義曰夫夫婦之道貴於得正兌爲少女艮爲少男
以少男下於少女是貴速也故有咸之象也
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

義曰夫婦之道貴於長久故曰久也渙散之久物
必乖離也物不可以久離必須節止之解緩者言
天下蹇難解而緩散之蹇者山上有水故曰難也
睽者乖也物旣乖離必居於外也

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義曰夫家人之道必處於內也夫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泰之象也天氣在上地氣在下否之象也是
否泰二卦反其類也雷在天上大壯之道物不可
終壯則必止遯之乃可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
中孚信也

義曰夫火在天上明有所矚故可大有天下之衆
也與人同者必親也革去其故舊者也鼎有自新
之義也小過者人情小有過差也中孚者有孚信
及於天下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義曰豐言盛大高者懼危滿者懼溢故多憂也親
者寡少故曰旅也

離上而坎下也

義曰離爲日故宜在上也坎爲水故宜在下也

小畜寡也

義曰小畜者言風行天上不能徧及於物故曰寡
也

履不處也

義曰履以謙爲本隨人而行故不可定處也

需不進也

需不進也

需不進也

需不進也

義曰需者養也但待其時而養焉故曰不進也

訟不親也大過顛也

義曰天水相違訟之道也故曰不親不親者不相

親洽也大過者上下相陵本末顛錯故曰顛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義曰姤者遇也天下會遇之時柔遇剛也漸者進

也男女之行必以漸而進之然後成其夫婦之道

也

頤養正也

義曰山下有雷為頤之象故曰養也養其正則吉

既濟定也

義曰言水火相濟君臣相得是天下大治物性大

定之時也

歸妹女之終也

義曰夫女者有適人之義若從男得其道以成夫

婦此則是女之終者也

未濟男之窮也

義曰夫男子之道多失於怠事故居安不能慮危

以成其未濟是自取窮之道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義曰夫五陽一陰是五剛而決一柔也五君子而
決一小人也故君子之道得以長小人之道所以
憂也此十翼之中惟文言繫在乾坤之卦內更不
必詳解之也

安定二十三世後裔奉祀生其柔珍藏敬

獻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說卦

跋

胡安定先生宋代大儒也羽翼六經教澤萬世
學者宗之當時載籍極博嗣遺文散失意後世
子孫必有能藏之者而惜其未見也予於丁巳
歲承乏司訓分齋廣陵先生泰州如臯人廣陵
屬邑也在郡平山堂有先生專祠其二十三世
孫胡其柔備弟子員余因以先生之著作詢其
柔唯唯否否求之切而應之似疏仍於課業之
暇別訪先生後裔期酬素志僉曰同姓雖繁嫡

系惟其柔一支而已越壬戌商人胡遵澐覬覦
奉祀結黨冒認附會胡璞胡之澤等左袒者多
幾有戾羸弱晉之憂先生之澤不絕如縷以致
其柔一控於學憲趙諱崙一控於鹺憲表諱充
美蒙勅予專訊遂取海陵東臬志書及胡氏家
譜披閱細查先生之父諱訥先生之子三人諱
志康志寧志正其孟仲俱同登慶曆賈黯進士
榜與史書所載皆同至遵澐諱先生之父諱天
德先生之子四人諱樟楠椿檜噫何其相左之

甚也支派旣別真贋遂分各憲如詳俯允爾時
其柔并出周易口義十三卷以昭世守稿本繕
寫先生之手澤存焉噫使非嫡派其何以得此
哉予始知昔日之不遽出者慎重其人故也予
復繕寫上之 學憲李大宗師 撫憲湯大宗
師值 撫憲迥赴

內召蒙

學憲親加校讎捐俸付梓命訓導監刻

時

聖天子購求遺書之詔方下而是書告成適逢其

大義曰夫五陽一陰是五剛而決一柔也五君子而
決一小人也故君子之道得以長小人之道所以
憂也此十翼之中惟文言繫在乾坤之卦內更不
必詳解之也

安定二十三世後裔奉祀生其柔珍藏敬

獻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說卦

跋

胡安定先生宋代大儒也羽翼六經教澤萬世
學者宗之當時載籍極博嗣遺文散失意後世
子孫必有能藏之者而惜其未見也予於丁巳
歲承乏司訓分齋廣陵先生泰州如臯人廣陵
屬邑也在郡平山堂有先生專祠其二十三世
孫胡其柔備弟子員余因以先生之著作詢其
柔唯唯否否求之切而應之似疏仍於課業之
暇別訪先生後裔期酬素志僉曰同姓雖繁嫡

系惟其柔一支而已越壬戌商人胡遵淡覬覬
奉祀結黨冒認附會胡璞胡之澤等左袒者多
幾有戾羸弱晉之憂先生之澤不絕如縷以致
其柔一控於學憲趙諱崙一控於鹺憲表諱充
美蒙勅予專訊遂取海陵東臬志書及胡氏家
譜披閱細查先生之父諱訥先生之子三人諱
志康志寧志正其孟仲俱同登慶曆賈黯進士
榜與史書所載皆同至遵淡譜先生之父諱天
德先生之子四人諱樟楠椿檜噫何其相左之

甚也支派旣別真贋遂分各憲如詳俯允爾時
其柔弁出周易口義十三卷以昭世守稿本繕
寫先生之手澤存焉噫使非嫡派其何以得此
哉予始知昔日之不遽出者慎重其人故也予
復繕寫上之 學憲李大宗師 撫憲湯大宗
師值 撫憲迺赴

內召蒙 學憲親加校讎捐俸付梓命訓導監刻

時

聖天子購求遺書之詔方下而是書告成適逢其

會先生著作於數百世之前學憲表章於數百世之後又遇明良交泰之時是書始出而問世焉不可謂非極文運之昌隆矣其柔之男光烈學憲念先儒嫡派准為奉祀生給帖在案但先生遺書尤有數種如尚書會解洪範解春秋要義口義論語說中庸傳等集遍購未得其一二是在光烈多方留心期於必得以副

聖天子右文之至意及學憲李大宗師表章之

盛心也予於光烈有厚望焉繁昌丁德



